

孔子論語年譜
孟子年譜



孔子論語年譜

程復心編

中華書局

孔子論語年譜

此據學海類編本
排印初編各叢書
僅有此本

孔子論語年譜

元 星源程復心子見編

嘗考得論語中十五志學一章。迺孔子自序一生年譜。都是實心實理。實事實話。節節可按年歲履歷而明其言。去夢奠不遠。蓋作春秋後語也。嬉戲陳俎豆。卽是志學。不待十五。十五以往。問禮問官。卽是博學無方之學。三十以往。從昭公出亡。留齊七年。不仕齊魯。此立之大節。四十以往。儒道修明。不惑於老。楊。晏。墨。見行可仕。不惑於季平。陽貨。此不惑之大節。五十以往。當學易之年。攝相用魯。魯國大治。女樂去魯。席不暇煖。富貴貧賤。夷狄患難。舉聚十年之間。知進退存亡。而不失其正。此知天命之大節。六十以往。自衛反魯。刪詩書。定禮樂。贊周易。詩三百篇。皆弦歌之。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。此耳順之大節。七十以往。九月而成春秋。筆則筆。削則削。此從心不逾矩之大節。按之載籍。記事記言。表裏互見。卽事卽理。歲月昭如。謹次孔子論語年譜於左。

周靈王二十一年。魯襄公二十二年。己酉日。庚子。孔子生於魯國之昌平鄉鄆邑。父叔梁紇。爲鄆邑大夫。母顏氏。孔子名邱。字仲尼。生而父卒。六歲爲兒嬉戲。常陳俎豆。設禮容。孳兒化效。相與揖讓。名聞列國。是歲。顏路。曾點生。明年。孔子七歲。晏平仲治竟東阿。設鄉學。孔子居近。往入其學。是歲。冉耕生。明年。孔子九歲。見季札觀樂於魯。是歲。卞仲由生。越二年。孔子十一歲。才過平仲。鄭隱明欲毀鄉校。子產不毀。孔子聞。

之曰。人謂子產不仁。吾不信也。是歲。漆雕開生。越三年。孔子十五歲。五禮。六樂。五射。五御。六書。九數。無不習。而通其藝。遂志於大學之道。是歲。閔損生。孔子適魯。聞孟仲之子殺豎牛於塞關之外。乃憮然而論之。曰。叔孫昭子之不勞。不可能也。周任有言曰。爲政者。不賞私勞。不罰私怨。詩曰。有覺德行。四國順之。越二年。孔子十七歲。適周。訪禮於老子。魯大夫孟釐子。誠其嗣懿子及南宮敬叔曰。孔邱。聖人之後。年少好禮。其達者與。吾卽沒。若必師之。越二年。孔子十九歲。娶宋旴官氏。明年。二十歲。爲魯委吏。料量平曰。會計當而已矣。是歲生子昭公。以二鯉魚賜之。因榮君。貺名鯉。字伯魚。明年。孔子二十一歲。爲乘田。畜蕃息曰。牛羊茁壯。長而已矣。魯人獵較。孔子亦獵較。孔子先籒。正祭器。不以四方之食。供籒。正釣而不網。弋不射宿。入助祭。周公太廟。每事問。或曰。孰謂鄰人之子知禮乎。入太廟。每事問。子聞之曰。是禮也。明年。孔子二十二歲。之宋。之杞。求文獻。不足。已而反魯。孔子身長九尺六寸。人皆謂之長人。而異之。始教於闕里。顏路。曾點。琴張。之徒。往受學焉。講肆近於馬隊。明年。孔子二十四歲。母卒。合葬於防。明年。孔子二十六歲。母喪既祥。五日。彈琴。而不成聲。十日。而成笙歌。明年。孔子二十七歲。鄒子來朝。孔子見而問官。旣而告人曰。天子失官。學在四夷。猶信。是歲。孔子適宋。適杞。適鄭。兄事子產。時子產。裨諶。諸子。仕鄭。定公。善交鄰國。孔子稱之曰。爲命。裨諶。草創之。世叔。討論之。行人。子羽。修飾之。東里。子產。潤色之。明年。孔子二十八歲。之郟。見郟子。而問禮。子欲居九夷。或曰。陋。如之何。曰。君子居之。何陋之有。時有見程子於塗。傾蓋而語之事。明年。孔子二十九歲。適晉。學琴於師襄。習其志。而見文王操焉。師襄避席再拜曰。吾子。聖人也。是歲。再雍。再求。

生明年孔子三十歲。適周。問禮於老聃。因適衛。過秦。境界不入。反魯。是歲。齊景公適魯。使晏嬰迎孔子。與語。說。琴。張。將。弔。宗。魯。孔子正之子產卒。孔子悲之。出涕。曰。古之遺愛也。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。其行己也恭。其事上也敬。其養民也惠。其使民也義。明年孔子三十一歲。景公遣使聘孔子。子遂適齊。景公欲以廩邱之邑爲養辭。反魯。道始尊。弟子信從者眾。是歲。高柴生。明年孔子三十二歲。在魯設教。衛端木賜生。明年孔子三十三歲。適齊。景公田。招虞人以旌。不至。將殺之。子曰。志士不忘在溝壑。勇士不忘喪其元。時居於外館。景公造焉。周使至。言先王廟災。公曰。何王之廟。曰。釐王之廟也。既而使報釐王廟災。公驚曰。善乎。聖人之智。過人遠矣。明年孔子三十四歲。孟釐子卒。孟懿子嗣。與南公敬叔師孔子。學禮。南宮敬叔請於魯昭公。與孔子車一乘。馬二匹。豎子侍御。與敬叔同。至周。問禮於老聃。訪樂於萇宏。歷郊社之所。考明堂之則。察廟朝之度。於是喟然曰。吾乃今知周公之聖。與周之所以興也。親明堂四門之墀。有堯舜之容。桀紂之象。各有善惡之狀。與廢之誠焉。又有周公相成王。抱之負斧戣。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。孔子徘徊望之。謂從者曰。此周公之所以盛也。既而曰。爲政以德。譬如北辰。居其所而眾星共之。又入后稷之廟。堂右墜之前。有金人三。緘其口。而銘其背。孔子既讀斯文。顧謂弟子曰。行身如此。豈以口過慮哉。古者言之不賤。聰明之不逮也。周使伯常壽問道孔子。語以四戒。去周。老子送。子曰。當今之世。聰明深察。而近于死者。好讒譏人者也。博辨廣大。而危其身者。好發人之惡者也。孔子曰。敬奉教他日。曰。述而不作。信而好古。竊比於我老彭。默而識之。學而不厭。何有於我哉。德之不修。學之不講。聞義不能徙。不善不能改。是吾

憂也。他日又曰：道不同，不相爲謀。時齊晏嬰、墨學也。宋墨翟爲非儒，非樂之說，以詆孔子。老氏之徒楊朱，亦爲論非孔子。孔子曰：攻乎異端，斯害也已。孔子自周反魯，道彌尊，弟子日進。秦商仲由、閔損、冉耕之徒，咸受學焉。南容三復白圭，孔子謂邦有道，不廢。邦無道，免於刑戮，以其兄之子妻之。四教：文行忠信。雅言：詩書執禮，罕言利命與仁。不語怪力亂神。曰：自行束脩以上，吾未嘗無誨焉。明年，孔子三十五歲。季平子僭，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。三家者以雍徹。子曰：相維辟公，天子穆穆。奚取於三家之堂。又曰：人而不仁，如禮何？人而不仁，如樂何？又曰：能以禮讓爲國乎？何有？不能以禮讓爲國，如禮何？昭公告子家駒曰：季氏爲無道，僭於公室久矣。吾欲殺之，何如？子家曰：諸侯僭於天子，大夫僭於諸侯，久矣。昭公曰：吾何僭矣哉？子家曰：設兩觀，乘大輅，朱干玉戚，以舞大夏，八佾以舞大武，此皆天子之禮也。季氏得民眾，君無多辱焉。昭公不從。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鬪，鷄故得罪。昭公，公帥師擊平子。平子射孟孫氏，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，公師敗奔齊。時公居於長府，欲逐殺季平子，以及於難。先是，魯人爲長府，閔子騫曰：仍舊貫，如之何？何必改作？子曰：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中。至是，公奔齊。魯亂，孔子適齊，爲高昭子家臣。欲以通乎景公，景公取魯之郛邑，以居昭公。孔子三十六歲。在齊聞韶，三月不知肉味。曰：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。是歲，樊須生。明年，孔子三十七歲。歸魯，見延陵季子葬子，以爲合禮。復適齊。明年，孔子三十八歲。顏淵生。孔子三十九歲。四十歲。四十一歲。四十二歲。皆在齊。留七年。齊人高柴、公冶長從游。孔子謂公冶長可妻也。雖在縲紲之中，非其罪也。以其子妻之。景公問政，子曰：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景公曰：信如君不君，臣

不臣。父不父子不子。雖有粟吾得而食。諸景公將以尼谿之田封孔子。晏嬰沮之曰。孔子儒者。累世不能殫其學。當年不能究其禮。君欲用之。以移齊俗。非所以先細民也。後景公敬見孔子。不問其禮。異日。景公止孔子曰。以季氏則吾不能。以季孟之閒待之。齊大夫欲害孔子。孔子聞之。景公又曰。吾老矣。不能用也。孔子遂接淅而行。反於魯。是年。昭公薨於乾侯。定公立。孔子在齊時。往觀呂梁之水。因而至吳。又遊越時。吳闔閭伐越。墮會稽。得骨節。專車。吳使問孔子。孔子答以防風氏之骨。吳客曰。善哉。聖人是歲。公西赤生。明年。孔子四十三歲。定公元年。季平子強僭。陽貨專政。孔子不仕。退修詩書禮樂。以教弟子。弟子彌眾。生自遠方。莫不受業。如衛人端木賜。秦人石作蜀。陳人公良孺。蔡人漆雕開。以及商瞿。梁鱣。巫馬施。冉雍。冉求。皆及門。遷入洙泗。設教杏壇。子曰。君子食無求飽。居無求安。敏於事而慎於言。就有道而正焉。可謂好學也已矣。陽貨欲見孔子。孔子不見。歸孔子豚。孔子瞰其亡也。而往拜之。遇諸塗。謂孔子曰。來。予與爾言。曰。懷其寶而迷其邦。可謂仁乎。曰。不可。好從事而亟失時。可謂知乎。曰。不可。日月逝矣。歲不我與。孔子曰。諾。吾將仕矣。或謂孔子曰。子奚不爲政。子曰。書云。孝乎。惟孝友于兄弟。施于有政。是亦爲政。奚其爲政。是歲。適陳。有若生。明年。孔子四十四歲。在魯。衛卜商生。孔子四十五歲。在魯。吳言偃生。孔子四十六歲。觀於魯桓公之廟。有欹器焉。顧謂弟子曰。試注水焉。乃注之水中。則正。滿則覆。夫子喟然嘆曰。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。子語魯太師樂曰。樂其可知也。始作。翁如也。從之。純如也。敝如也。繹如也。以成。子謂韶。盡美矣。又盡善也。謂武。盡美矣。未盡善也。明年。孔子四十七歲。季平子卒。陽貨囚季桓子。與盟而禱之。時公山

弗擾爲費宰。侯犯爲邱宰。皆倚陽貨。各以邑叛。弗擾召孔子。子欲往。子路不說。子曰。夫召我者。而豈徒哉。如有用我者。吾其爲東周乎。然亦卒不行。季桓子立。孔子爲中都宰。陽虎將以君之璠璫斂。平子贈以珠玉。孔子聞之。歷級而救焉。曰。送死而以寶玉。是猶曝屍於中原也。乃止。桓子穿井得土缶。中有物。問孔子。曰。得狗子。子曰。以邱所聞。羊也。木石之怪。夔罔闕。水之怪。龍罔象。土之怪。積羊。齊有一足之鳥。飛集於公朝。舒翅而跳。景公大怪之。使使聘魯。問孔子曰。此鳥名商羊。水祥也。昔兒童有屈一脚。振肩而跳。其謠曰。天將大雨。商羊鼓舞。今齊有之。其應至矣。急告民趨治溝渠。修隄防。頃之。大霖雨。水溢泛諸國。傷害人民。齊有備不敗。景公曰。聖人之言。信而有徵矣。是歲。曾參生。邾隱公貶卽位。將冠。使大夫因仲孫問禮於孔子。孔子告以如世子之冠。有冠頌。是歲。孔子始讀易。曰。假我數年。五十以學易。可以無大過矣。明年。孔子四十八歲。爲中都宰。制爲養生送死之節。強弱異任。長幼異食。五十異糧。六十宿肉。七十貳膳。八十常珍。九十飲食不離寢。膳飲從遊。道路男子由右。女子由左。路不拾遺。器不雕僞。市不貳價。四寸之棺。三寸之槨。因邱陵爲墳。庶人懸棺。不封不樹。行之一年。而四方則之。公謂孔子曰。學子此法。以治魯國。何如。孔子曰。雖天下可也。何但魯國哉。曰。齊一變。至於魯。魯一變。至於道。曰。道千乘之國。敬事而信。節用而愛人。使民以時。是歲。顓孫師生。明年。孔子四十九歲。進位司空。別山林。川澤。邱陵。墳衍。原隰。五土之性。使物各得其所生之宜。先是。季平子葬昭公於墓道之南。孔子溝而合諸墓焉。謂桓子曰。貶君以彰己罪。非禮也。今合之。所以揜夫子之不臣。是歲。陽貨竊魯寶玉大弓。入讎陽關以叛。不齊生。明年。孔子五十歲。由司空爲

司寇國人謗之曰。麇裘而鞞。投之無戾。鞞之麇裘。投之無郵。既而設法不用。無好民。定公問君使臣。臣事君。如之何。孔子對曰。君使臣以禮。臣事君以忠。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。有諸。孔子對曰。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。人之言曰。爲君難。爲臣不易。如知爲君之難也。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。曰。一言而喪邦。有諸。孔子對曰。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。人之言曰。子無樂乎。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。如其善而莫之違也。不亦善乎。如不善而莫之違也。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。子曰。麻冕。禮也。今也純儉。吾從眾。拜下。禮也。今拜乎上。暴也。雖違眾。吾從下。曰。事君盡禮。人以爲諂也。孔子於鄉黨。恂恂如也。似不能言者。其在宗廟朝廷。便便言。唯謹爾。朝與下大夫言。侃侃如也。與上大夫言。誾誾如也。君在。跼蹐如也。與與如也。入公門。鞠躬如也。如不容。立不中門。行不履闕。過位。色勃如也。足躩如也。其言似不足者。攝齊升堂。鞠躬如也。屏氣似不息者。出降一等。逞顏色。怡怡如也。沒階。趨翼如也。復其位。蹞蹞如也。緇衣羔裘。素衣麕裘。黃衣狐裘。齔。子退朝。曰。傷人乎。不問馬。君賜食。必正席。先嘗之。君賜腥。必熟而薦之。君賜生。必畜之。君命召。不俟駕而行。孔子與於踏賓。既游於觀之上。言偃侍。喟然嘆曰。夫魯之郊。與禘皆非禮。周公其衰矣。杞之郊也。禹。宋之郊也。契。是天子之事守也。天子以杞。宋二王之後。周公攝政致太平。而與天子同是禮也。又曰。禘自既灌而往者。吾不欲觀之矣。是歲。冉孺。曹卣。伯虔。顏高。生。明年。孔子五十一歲。當周敬王十一年。魯定公九年。爲魯大司寇。攝行相事。與聞國政。七日。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於兩觀之下。曰。巧言亂德。小不忍。則亂。大謀。時有父子訟者。夫子問登執之。三日不別。其父請止。孔子赦之。曰。聽訟。吾猶人也。必也使無訟乎。是歲。閔。

子禽爲費宰。問政。於是孔子有執轡之論。孔子通問於高昭子。於是子華使於齊。冉子爲其母請粟。子曰。與之釜。請益。曰。與之庾。冉子與之粟五秉。子曰。赤之適齊也。乘肥馬。衣輕裘。吾聞之也。君子周急不繼富。時原思爲孔子宰。與之粟九百。辭。子曰。毋。以與爾鄰里鄉黨乎。是歲。陽貨奔齊。齊將執之。逃奔晉。歸寶玉大弓於魯。孔子五十二歲。爲大司寇。攝行相事。魯有販羊者。沈猶氏常朝飲其羊。以詐市人。公慎氏妻淫。不制。慎潰氏奢。侈逾法。鬻六畜者飾僞以儲價。及是。則沈猶氏不敢飲羊。公慎氏出其妻。慎潰氏越境而徙。三月。鬻牛馬者不豫價。賣羔豚者不加飾。男女別途。耕者遜畔。行者遜路。道不拾遺。男尚中正。女尚柔順。四方客至如歸。國人誦之曰。袞衣章甫。實獲我所。章甫袞衣。惠我無私。先是。齊魯侵伐無甯歲。孔子用魯。於是春。及齊平。夏。齊景公會魯定公于夾谷。孔子相。黎彌言於齊侯曰。孔邱知禮而無勇。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。必得志焉。齊侯從之。孔邱以公退曰。士兵之兩君合好。而裔夷之倖以兵亂之。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。裔不謀夏。夷不亂華。倖不干盟。兵不偪好。於神爲不詳。於德爲愆。義於人爲失禮。君必不然。齊侯聞之。遽辟之。將盟。齊人加於載書曰。齊師出竟。而不以甲車百乘從我者。有如此盟。孔子使茲無還揖對曰。而不反我。沒陽之田。吾以其命者。亦如之。齊侯將享公。孔子謂梁邱據曰。事旣成矣。而又享之。是勤執事也。享所以昭德也。不昭不如其已也。乃不果享。齊人來歸鄆。謹龜陰之田。君召使擯。色勃如也。足躩如也。揖所與立。左右手。衣前後襜如也。趨進翼如也。賓退必復命曰。賓不顧矣。是歲。好會成。孔子聘於齊。執圭。鞠躬如也。如不勝。上如揖。下如授。勃如戰色。足縮縮。如有循。享禮有容。色私覲。愉愉如也。旣聘。返魯。明

年。孔子五十三歲。齊晏子卒。孔子遣代弔問人於他邦。再拜而送之。曰。晏平仲善與人交。久而敬之。是歲。孔子學易。孟懿子問孝。子曰。無違。樊遲御。子告之曰。孟孫問孝於我。我對曰。無違。樊遲曰。何謂也。子曰。生事之以禮。死葬之以禮。祭之以禮。明年。孔子五十四歲。行乎季孫。三月不違。於是言於定公曰。臣聞家無藏甲。大夫無百雉之城。古之制也。今三家過制。請損之。使仲山爲季氏宰。將墮三都。於是叔孫氏墮郕。季氏將墮費。公山不狃。叔孫輒。帥費人以襲魯。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。登武子之臺。費人攻之。弗克。入及公側。孔子命申句須。樂頤下伐之。費人北。國人追之。敗諸姑蔑。不狃。輒。奔齊。遂墮費。將墮。成公斂。處父謂孟孫。墮成。齊人必至於北門。無成。是無孟氏也。子僞不知。我將不墮。公圍成。弗克。孔子薦閔子爲上卿。不用。齊犁鉏計沮。孔子曰。鄰國有聖人。己國之憂也。歸魯女樂。桓子受之。三日不聽政。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。孔子不稅冕而行。爲雉噫之歌曰。山梁雌雉。時哉時哉。色斯舉矣。翔而後集。子路共之。三嗅而作。於是大師摯適齊。亞飯于適楚。三飯繚適蔡。四飯缺適秦。鼓方叔入於河。播鼗武入於漢。少師陽。擊磬襄。入於海。是歲。叔仲會生。明年。孔子五十五歲。失魯司寇。將之荆。先之以子夏。又申之以冉有。不果行。於是子適衛。再有僕曰。庶矣哉。冉有曰。既庶矣。又何加焉。曰。富之。曰。既富矣。又何加焉。曰。教之。至儀。儀封人請見。曰。君子之至於斯也。吾未嘗不得見也。從者見之。出曰。二三子何患於喪乎。天下之無道也久矣。天將以夫子爲木鐸。衛靈公聞孔子至。喜而郊迎。孔子至衛。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。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。對曰。奉粟六萬。衛人亦致粟六萬。彌子之妻。與子路之妻。兄弟也。彌子謂子路曰。孔子主我。衛卿可得也。

子路以告孔子曰。有命。竟不主彌子。居頃之。或譖孔子於衛靈公。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。孔子恐獲罪焉。是時衛仲叔圉治賓客。祝鮀治宗廟。王孫賈治軍旅。王孫賈問曰。與其媚於奧。甯媚於竈。何謂也。子曰。不然。獲罪於天。無所禱也。居十月。去衛適曹。至宋。明年。孔子五十六歲。自宋適陳。過匡。陽虎嘗暴於匡。孔子狀類陽虎。匡人拘焉。五日。弟子懼。子路怒。奮戟將與之戰。孔子止之。使子路彈琴而歌。孔子和之。曰。文王既沒。文不在茲乎。天之將喪斯文也。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。天之未喪斯文也。匡人其如予何。曲三終。匡人解甲而去。顏淵後。子曰。吾以女爲死矣。曰。子在。回何敢死。是時。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。然後得去。他日。曰。甯武子邦有道則知。邦無道則愚。其知可及也。其愚不可及也。明年。孔子五十七歲。自匡過蒲。月餘。反衛。主蘧伯玉家。時公叔文子爲大令。尹治嚴而家富。孔子問於公明賈曰。信乎。夫子不言。不笑。不取乎。公明賈對曰。以告者過也。夫子時然後言。人不厭其言。樂然後笑。人不厭其笑。義然後取。人不厭其取。子曰。其然。豈其然乎。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。子聞之曰。可以爲文矣。子謂衛公子荆。善居室。始有曰。苟合矣。少有曰。苟完矣。富有曰。苟美矣。衛靈公夫人南子。宋女也。有淫行。逐世子。黜躋出奔宋。使人求見孔子。孔子辭謝。不得已而見之。子路不說。夫子矢之曰。予所否者。天厭之。天厭之。邦君之妻。君稱之曰夫人。夫人自稱曰小童。邦人稱之曰君夫人。稱諸異邦曰寡小君。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。居衛月餘。靈公與南子同車。宦者雍渠參乘。出使孔子爲次乘。招搖市過之。孔子曰。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。醜之。他日。曰。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。近之則不遜。遠之則怨。又曰。不有祝鮀之佞。而有衆。

朝之美。則難乎免于今之世矣。去衛。過曹。曹伯陽不答。去適宋。與弟子習禮大樹下。曰。歲寒。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。是時。孔子不悅於魯。衛。遭宋司馬桓魋。將要而殺之。伐其樹。孔子微服而過宋。曰。天生德於予。桓魋其如予何。時桓與弟子順。子車。同惡。將爲亂。魋弟司馬牛從孔子遊。問仁。子曰。仁者其言也訥。問君子。子曰。君子不憂不懼。司馬牛憂曰。人皆有兄弟。我獨亡。子夏曰。君子敬而無失。與人恭而有禮。四海之內。皆兄弟也。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。孔子自宋適鄭。弟子相失。獨立鄭東門外。鄭人姑布子卿謂子貢曰。東門有人焉。其長九尺六寸。河目龍顏。其頭似堯。其頂似皋陶。其肩類子產。自腰以下。不及禹三寸。繫纒然似喪家之狗。子貢以告。子曰。形狀末也。而似喪家之狗。然哉。去鄭適陳。是歲。魯定公薨。哀公立。明年。孔子五十八歲。歲當隄。至陳。主於司城貞子。時爲陳侯周臣。陳侯賓之上館。時有隼鳥集於陳侯之庭而死。楛矢貫之。石弩。其長尺有咫。陳侯問焉。孔子曰。隼之來遠矣。此肅慎氏之矢也。昔武王克商。肅慎氏貢楛矢。以分大姬。配胡公。而封諸陳。公使人求得之。故府。金牘如之。陳侯就孔子燕遊。行路之人云。魯司鐸災。及宗廟。以告孔子。孔子曰。其桓魋之廟乎。桓魋之親盡矣。功德不足。以存其廟而不毀。是以天災加之。三日。魯使至問焉。則桓魋也。陳侯謂子貢曰。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。子貢曰。君今知之。可以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。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。孔子曰。知禮。孔子退。揖巫馬期而進之曰。吾聞君子不黨。君子亦黨乎。君取於吳爲同姓。謂之吳孟子。君而知禮。孰不知禮。巫馬期以告。子曰。邱也幸。苟有過。人必知之。是歲。子貢始用於魯。孔子在陳。聞定公薨。訃。反魯而弔。居魯。與弟子講學。顏淵問仁。子曰。克己復禮爲仁。一

日克己復禮。天下歸仁焉。顏淵曰：回雖不敏，請事斯語矣。記曰：顏淵十八，天下歸仁。仲弓問仁，子曰：出門如見大賓，使民如承大祭。仲弓曰：雍雖不敏，請事斯語矣。顏淵、李路侍，有盡各言爾志之問。子路、顏淵、其次對。子路曰：願聞子之志。子曰：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懷之。子路曾皙、冉有、公西華侍坐，有知爾何以之對。夫子喟然歎曰：吾與點也。孟武伯師事孔子，問孝。子曰：父母惟其疾之憂。時有樊遲從遊，問知問仁之答。蘧伯玉使人於孔子，孔子與之坐而問焉。夫子何爲？對曰：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。使者出，子曰：使乎使乎。齊大夫子高適魯，見孔子，子曰：今而後知泰山之爲高，海淵之爲大也。是歲，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，報搆李也。明年，孔子五十九歲，自魯將適晉。晉趙簡子攻范中行氏，伐中牟，趙氏家臣佛肸爲中牟宰，以中牟畔。召子欲往。子路曰：由聞諸夫子，親於其身爲不善者，君子不入也。佛肸以中牟畔，子之往也，如之何？子曰：然，有是言也，不曰堅乎，磨而不磷；不曰白乎，涅而不淄。吾豈匏瓜也哉？焉能繫而不食。終亦不果往。復適陳。會陳潘公初立晉，楚爭強，更伐陳。及吳夫差侵陳，陳常被寇。孔子去陳，過蒲，會公叔氏以蒲畔，蒲人止孔子。弟子有公良孺者，以私車五乘從孔子，其爲人長賢，有勇力。謂曰：吾昔從，遇難於匡，今又遇難於此，命也已。吾與夫子再罹難，甯鬪而死，鬪甚疾。蒲人懼，謂孔子曰：苟毋適衛，吾出子與之盟。出孔子東門，孔子遂適衛。子貢曰：盟可負耶？孔子曰：要盟也，神不聽。至衛，衛靈公問曰：蒲可伐乎？孔子曰：可。其男子有死之志，婦人有保西河之志，吾所伐者，不過四五人。公曰：善。然不伐蒲。時靈公在位四十二年，老怠於政，不用孔子。孔子喟然嘆曰：苟有用我者，非月而已可也，三年有成。孔子將西見趙簡子，至於河而聞

竇鳴犢、舜華之死也。臨河而歎曰：美哉水洋洋乎！邱之不濟此命也。夫子貢問焉。子曰：竇鳴犢、舜華，晉之賢大夫也。趙氏未得志之時，須此二人而後從政，得志而殺之，君子惡傷其類也。烏嚙之於不義，尙知避之。況於人乎？乃還息於陬，作陬操以哀之。而反乎衛，復主蘧伯玉家。初，伯玉以史魚薦仕，時已不任。孔子曰：直哉史魚！邦有道如矢，邦無道如矢。君子哉蘧伯玉！邦有道則仕，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。靈公問陳，孔子曰：俎豆之事，則嘗聞之；軍旅之事，未之學也。明日，與孔子語，見蜚鷹，仰視之色不在孔子。孔子遂行，衛人從後削其跡，復如陳。是歲，衛靈公卒，立孫伋，是爲衛出公。趙鞅內太子蒯聵於戚陽，虎使太子繞八人衰絰，僞自衛迎者，哭而入，遂居焉。冉有問於子貢曰：夫子爲衛君乎？子貢曰：諾。吾將問之。入曰：伯夷叔齊，何人也？曰：古之賢人也。曰：怨乎？曰：求仁而得仁，又何怨？出曰：夫子不爲也。明年，孔子六十歲，齊助衛圍戚，以蒯聵在故也。孔子在陳時，被兵久，孔子無上下之交，暴露而居於桑落之下，絕糧，從者病，莫能興。子路慍見曰：君子亦有窮乎？孔子曰：君子固窮，小人窮斯濫矣。子謂子貢曰：女以子爲多學而識之者與？對曰：然。非與？子曰：非也。子一以貫之。子曰：由知德者鮮矣。陳潘公起陵陽之臺，未畢，數殺人。問孔子曰：周作靈臺，亦殺人乎？對曰：靈臺以子道來，何殺人之有？遂罷。互鄉難與言，童子見，門人惑。子曰：與其進也，子張問行。子曰：言忠信，行篤敬，雖蠻貊之邦行矣。子張書諸紳。秋季，桓子病，瑩而觀魯城，嘆曰：昔此國幾何興矣！以吾獲罪於孔子，故不與也。願謂其嗣康子曰：我卽死，若必相魯，相魯必召仲尼。後數日，桓子卒。康子代立，欲召孔子，公之魚曰：昔我先君用之不終，爲諸侯笑。今又用之，倘不能終，是再爲諸侯笑。康子曰：則誰

召而可。曰：召冉求。於是使使召冉求。冉求將行。孔子曰：魯人召求，非小用之，將大用之也。是日，孔子曰：歸與歸與！吾黨之小子狂簡，斐然成章，不知所以裁之。子貢知孔子思歸，送冉求，因誠曰：即用，以孔子爲招云。明年，孔子六十一歲，自陳遷於蔡。蔡昭公將如吳，公孫射殺昭公，楚侵蔡。秋，齊景公卒。孔子曰：齊景公有馬千駟，死之日，民無德而稱焉。伯夷、叔齊餓於首陽之下，民到於今稱之。是歲魯亳社災，哀公問社於宰我。宰我對曰：夏后氏以松柏，周人以栗，曰：使民戰栗。子聞之曰：成事不說，遂事不諫，既往不咎。明年，孔子六十二歲，自蔡如葉。葉公問政。孔子曰：近者悅，遠者來。葉公語孔子曰：吾黨之有直躬者，其父攘羊，而子證之。孔子曰：吾黨之直者，異於是。父爲子隱，子爲父隱，直在其中矣。葉公問孔子於子路。子路不對。子曰：女奚不曰其爲人也？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憂，不知老之將至云爾。孔子以葉公可與言。在葉日久，時宰予爲齊大夫，使楚。子貢爲楚信陽宰。葉公實薦之。楚昭王欲以安車象飾遺孔子。宰予曰：夫子言不離道，動不違仁，仕而有祿，不以爲積，不合則去，退無咎心，妻不服綵，妾不衣帛，車器不雕，馬不食粟，道行則樂其治，不行則樂其身。臣知夫子無用此車也。王曰：今而後知夫子之德也。於是昭王使使奉金幣聘孔子。時昭王渡江，有物觸舟，舟王獲而怪之，使使問孔子。孔子曰：此萍實也。惟霸能獲焉。子游問曰：夫子何以知之？子曰：吾昔之鄭，過乎陳之野，聞小兒謠曰：楚王渡江得萍實，大如斗，赤如日，剖而食之，甘如蜜。此楚王之應也。明年，孔子六十三歲，自蔡適陳。吳伐陳，楚救陳。昭王軍於城父，聞孔子在陳，蔡之閒，使人來聘孔子。子貢自信陽至。孔子將往拜禮。陳蔡大夫謀曰：孔子聖人，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，今者留陳。